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数据

摇猎场劓匪 辕[英] 威勒德·普赖斯著；骆行健译 郾–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圆园园源
摇（哈尔罗杰历险记）
摇陨杂月晕 苑愿原苑原缘猿园员原园圆缘

摇Ⅰ 郾猎…摇Ⅱ 郾①威… ②骆…摇Ⅲ 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摇Ⅳ 郾陨缘远员郾源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数据核字（圆园园源）第 员猿源缘远园号

摇著作权登记号
摇图字：园员原圆园园猿原缘员缘员

摇栽澡藻 宰蚤造造葬则凿 孕则蚤糟藻 杂贼燥则蚤藻泽 ⓒ 员怨缘员 云燥则 贼澡藻 葬怎贼澡燥则...
摇ⓒ 圆园园源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 授权北京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出版发行。
摇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哈尔罗杰历险记
猎 场 劓 匪
...
[英] 威勒德·普赖斯摇著
骆行健摇译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
邮政编码：员园园园员员
网 址：...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摇...印张摇...千字
圆园园源年 员月第 员版摇圆园园源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 员–猿园园园
陨杂月晕 苑愿原苑原缘猿园员原园圆缘 ·缘源
定价：...元

目录

员摇 偷猎者的天堂 …… （员
圆摇 毒箭 …… （愿
猿摇 与死神赛跑 …… （员藻
源摇 法官 …… （员怨
缘摇 朋友还是敌人？ …… （圆源
远摇 半夜来访的豹子 …… （猿圆
苑摇 黑胡子出现了 …… （源源
愿摇 黑胡子不见了 …… （缘藻
怨摇 老虎马 …… （缘远
员园摇 罗杰的猎豹 …… （远缘
员员摇 恶作剧 …… （苑员
员圆摇 营救 …… （苑远
员猿摇 红色的尘土 …… （愿员
员源摇 猎豹的晚餐 …… （愿愿
员缘摇 审判 …… （怨远
员远摇 老码头 …… （员园藻
员苑摇 三千万岁的动物 …… （员园园
员愿摇 树梢旅馆 …… （员园源
员怨摇 悄悄话之家 …… （员园园

哈尔罗杰历险记

猎人类兴旺摇动物消亡

第一章 摇人类兴旺摇动物消亡 …… (第一章)
第二章 摇催泪弹 …… (第二章)
第三章 摇屠杀 …… (第三章)
第四章 摇飞机坠落 …… (第四章)
第五章 摇黑胡子落网 …… (第五章)
第六章 摇吃人的狮子 …… (第六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1 摇偷猎者的天堂

这次旅行的前途充满了艰险。但是哥哥哈尔已经[illegible]岁，长成大人了，应该什么也不怕；而弟弟罗杰还太小，才[illegible]岁，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是“怕”。

小飞机越过月亮山，朝东南方向飞往扎沃，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扎沃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这儿本来应该是各种珍禽异兽的休养生息之地，而眼下这儿却成了充满神秘、恐怖的杀戮场所。

一帮一帮的偷猎者在这里捕杀数以百计的大象、犀牛、长颈鹿、河马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

什么叫偷猎者？在非洲，这就是指那些未取得许可证就猎杀动物以获取它们的牙、角或其他值钱的部分，将这些东西卖掉以获取暴利的强盗。

公园守备队队长克罗斯比无法制止这种杀戮行为，他的公园守备队总共才有[illegible]名队员，而国家公园是[illegible]平方公里的丛林地带，[illegible]个人如何看得过来？忧虑已经在克罗斯比的前额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现在正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双手握着操纵杆。飞机掠过维多利亚湖上空，这儿是尼罗河的源头，当年斯坦利就是在这儿碰上利文斯顿[1]的，掠过广阔的

---

① 利文斯顿（[illegible]）：英国传教士，曾独自深入非洲，正当人们得不到他的消息以为他失踪的时候，英国探险家斯坦利（[illegible]）在维多利亚湖附近发现了他。——译者注

狮子出没的原野，飞越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峰。克罗斯比对这一切都极少留意，他心里正想着远方的那块土地——血腥、恐怖、痛苦、死亡之地。

“这是一场战争，”他说，“一场我们处于下风的战争，我们快输了。我们只有 [illegible]个人，以 [illegible]个人对付几百个匪徒！我们刚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走，他们立刻又在另一个地方冒了出来。毫无办法！”

“你们的人当中有没有牺牲了的？”哈尔问。

“我们原来有 [illegible]名队员，已经有 [illegible]个人被害。”

“是毒箭吗？”

“对。所有的偷猎者都是全副武装的——大多数带着弓和毒箭，有一些带着长矛和丛林砍刀，还有的带着长枪。我们有两个人被他们设下的机关夹住了，死得真惨哪！一个月后我们才找到他们的骨头架子。”

“怎么是骨头架子？”

“就剩下了骨头架子。”

“我想，他们是渴死的，后来鬣狗把他们身上的肉啃光了。”

“他们死得没那么舒服。鬣狗不会等你死了才上来。你要还能反抗，它就怕你，可一旦它们发现你已经给夹住了，它们就会一群全扑上来。那两个人是活活地被吃掉的！”

想到那两个人慢慢地受着这种痛苦而死，哈尔不寒而栗。罗杰也直发抖。他真有点后悔了，觉得当初就不该来这里。

“你为什么认为是鬣狗，”哈尔问道，“而不是狮子或

豹子呢？”

“一般来说，狮子是好汉，它很少攻击别人，除非它受到攻击。豹子不那么斯文，它在丝毫未受到刺激的情况下也会攻击别的动物。可是豹子有一个怪习惯：它吃饱以后要把剩下的部分衔到一棵树上藏起来，留作下一顿的美餐，别的动物发现不了。豹子的力气非常大，完全可以把一具尸体从夹子里拽出来带走，它甚至可以拉走两倍于它身体重量的东西。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发现这一类的事情。因此，一定是鬣狗干的！也可能还有兀鹰，它们总是跟在鬣狗的后边，把鬣狗吃剩的一古脑儿地全部吃掉。”

哈尔和罗杰面面相觑，探险的热情一下子凉了许多。当克罗斯比飞临月亮山去请他们来帮忙的时候，他们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次真正的探险的好机会，还可以从偷猎者手中挽救那些濒临绝境的野生动物。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约翰·亨特从事野生动物的买卖。他把野生动物卖给动物园，让它们在那里得到精心的照顾，还可以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知识和娱乐。他教导孩子们要热爱野生动物。在兄弟俩刚开始学习捕捉野兽的探险中，总是他带着他们一道进行。要是野生动物都给偷猎匪徒杀死了的话，那他们那些活捉的本领还有什么用？

就这样，当他们与猿一个黑人队员一起在月亮山把一伙偷猎匪徒从藏身处赶跑了之后，克罗斯比就来请他们帮忙对付扎沃的偷猎匪徒。他们与纽约附近的动物农场的父亲通了电话，征得他的同意。现在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

否承担了力不能及的事情。

克罗斯比猜到了他们的想法。

“我希望我没吓着你们。”他说。

“吓着了我们？当然不！”哈尔坚定地说。

“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到这里？”

“呃，顺着公路大约有[illegible]公里，我们那些吉普和兰德罗伏越野车都不是高速车，不过明天中午之前他们到得了这里。”

“你们来帮我的忙，我真是感激不尽。”

“先别谢吧！你先看看我们能干些什么事吧——如果有事的话。”

“到了，”克罗斯比指着雪山拐弯处过去的地方说，“那就是扎沃！”

真是一派秀丽的景色，森林、草原、平缓的小山冈、银色的河流、宁静的湖泊、明媚的阳光、朦胧的树影，明明是个和平的乐园，谁会相信这块美丽的土地竟是野生动物的死亡之谷。

罗杰叫了起来：“伙计，太美了！”他对美丽的景色有敏锐的鉴赏力。他哥哥说得有点儿不一样：“看起来真有点儿像仙境。”

“真是仙境，”克罗斯比说，“如果我们能赶走那些偷猎匪徒的话。这儿本来会成为动物的安全的避难所、参观者的大公园，而现在这儿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你们看到河流变宽的那个地方了吗？河在那儿几乎变成了湖。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水下观察室，可以走到水下的房间里，透过舷窗看到鳄鱼在水中游泳，河马在水底行走。但是最近，偷猎者屠杀了几十头

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河马，所以现在只能看到一大堆腐烂的尸体。这些腐烂的尸体污染了河流，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些小河马还活着，饿得难受，它们拱着死去的妈妈要奶吃。这罪它们用不着受很久——鳄鱼会把它们咬死吃掉。”

哈尔问道：“偷猎者把河马杀了又让它们腐烂掉，这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哈，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河马的脑袋被他们砍走了——一个河马头值[illegible]美元，河马的皮也被一条一条地剥掉了。”

“他们要河马皮做什么用？”

“做鞭子。河马皮很厚，他们把这些皮搁在阴凉处，几个星期之后，阴干了的河马皮就硬得像木头似的。再把这些皮锯成一根根的皮条，约[illegible]米长，这可以用来做手杖。但一般是用船运往南部非洲，布尔人[1]把一根根的皮棍子的边缘修整齐，弄得像刀一样锋利，作鞭子用，他们把这叫做‘斯牙母博克斯’。这种鞭子打在身上就跟刀子割似的。牛很怕这种鞭子，当然，人也怕。如果一个老板手里拿着根‘斯牙母博克斯’，你千万不要惹他，好多人就是死在河马皮做成的鞭子之下的。”

“在我看来，这是地地道道的残忍。”哈尔说，“杀掉一头河马，为的是得到一件杀人的工具。”

“这是一种卑鄙残忍的买卖，也是大买卖。当然，自古以来就有偷猎的事，但在这之前还是小买卖。一个本地人想弄点肉，就出去打死一只羚羊，但现在是有组织的大

---

① 布尔人：南部非洲荷兰移民的后裔。——译者注

规模的偷猎。他们现在想得到的不是晚饭的一盘肉，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也不是这里那里一两个单独干的偷猎者，现在是一支偷猎大军，由一个叫‘黑胡子’的家伙指挥的偷猎大军。人们叫他黑胡子，因为他长着黑胡子，也因为他的确像原来故事里头那个海盗黑胡子，只不过他抢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象牙、象尾巴、角、皮等等，而且他的残忍和杀性比起海盗黑胡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是黑胡子？”

“我要知道就好了。他是个神秘的人，我认为他不是本地土著居民，我们作过种种猜测，但总是不得要领。说不定你们能揭开这个谜。我们曾经想过，会不会是蒙巴萨的某个商人？我们知道那里有大量的河马头、象牙、犀牛角，值钱的豹子皮、猎豹皮、猴子皮、大蟒皮，都是从蒙巴萨运往世界各地去的。有人在从事这非法的买卖，大发横财。说不定不是个商人，而可能是个军人，军人才知道如何管理这支偷猎大军。这一切仅仅是猜测而已。他是谁？不知道。没抓住他之前，这一切都还可能继续下去。”

2摇毒摇箭

现在，飞机正朝着这块多事的乐土滑下去。这是一架鹳式飞机——德国造的四人小飞机，双驾驶座——一根操纵杆紧握在驾驶员克罗斯比队长的手里，另一根则在哈尔的身前不停地动来动去，他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

哈尔很想握住另一根操纵杆，但他没有把握是否驾得好这玩意儿。他曾经驾驶他父亲的“内伏恩”飞过长岛，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玩意儿。你瞧，仪表板上每个仪表装的好像都不是地方，而且用的都是“米”、“千米”、“摄氏度”以及其他的欧洲符号，还是用的德文。另外，每一架飞机驾驶起来都跟另一架不一样，这一架飞得稳稳当当的像匹辕马，而另一架却颠簸得像一匹横冲直撞的野马。他希望有一天能让他驾驶这架飞机，当然，他得在克罗斯比的指导之下好好练习。

“那座尖尖的小山上，有一座亭子，那是公园守备的瞭望哨。它的前部有一台望远镜，全天都有队员值班，搜寻偷猎匪徒。”

“从那儿可以看多远？”

“不怎么远。几公里之内，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再远就被山冈和森林挡住了。要观察到整个 [illegible] 平方公里的公园，就得设上百个这样的观察哨，就得有上百个哨兵，这当然办不到。所以我们只好靠这个活动观察哨。”

“你是指这架飞机？”

“是的。但只有我一个人会开，我又不能一天到晚老待在天上——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要是发现了偷猎匪徒并确定了方位，就立刻飞回营地，把所有没出外勤的队员召集起来，坐车赶往那个地方。如果只有一两个匪徒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如果是一大帮的话，我们能仅牺牲一两个人，其他人活着返回营地就算幸运的了。喏，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就在瞭望哨的那一边。”

哈尔已经看到，愿公里之外，有一簇茅草盖的小屋，那就是有名的凯坦尼狩猎旅店了。从欧洲和美国来的游客都要在这儿待上几天，体验完全置身于野兽之中的惊险味儿。哈尔发现整个营地（也就是旅店）周围既无围墙也无篱笆，他感到十分惊奇。

“你们如何把野兽挡在营外？”

克罗斯比哈哈大笑：“我们不挡。我们不可能建起一堵足够坚固或是足够高的墙。豹子和狮子一下就可以跃过一般的墙头；大象可以推倒大树——它当然也就推得倒一堵墙；犀牛对任何挡住它的路的东西都十分恼火，它会对着墙直冲过去，把墙撞穿一个洞；野牛的脑袋硬得就像古代攻城用的攻城槌，它们可以把载重卡车撞得稀巴烂。一群乱窜的野牛要是心血来潮，想看看墙那边有些什么东西的话，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墙撞垮。是的，墙毫无作用。至于篱笆，一夜之间就给你踩个稀巴烂。”

“那么，你们让野兽一直进到营地里来？”

“对。它们白天很少来，但每天夜里都有野兽光临。我们告诫客人们：日落之后就待在自己的小房里，千万不要在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光下散步。同时，晚上还要把窗户关好，不然豹子会爬进来。大象会来找水喝，有一头狡猾的老家伙已经学会打开园子里的水龙头——但它从来不费心再把龙头关上。它总是痛饮一场之后就扬长而去，还得我去把龙头关上。”

罗杰锐利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地面。

“说到篱笆，那一边好像有一道——左边，那会是什么？”

队长朝左边看了一眼，立刻把飞机转了个向，直朝那道看起来像道篱笆的东西飞去。

“你的眼神不错，”队长对罗杰说，“你可以当一名很好的守备队员。那是一条陷阱线。”

“陷阱线？”

“偷猎匪徒设下的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一气的陷阱。”

“但看上去像是一道栅栏或是树篱笆。”

“的确像。偷猎匪徒用一丛一丛的蒺藜堆成一道篱笆，这一道似乎有 圆公里长。但你们瞧，篱笆当中留着一个个的空，在这每一个空的地方，他们就设下一个机关。”

“这是什么意思？”

“呃，比如说，你是只野兽，你来到这道篱笆跟前，想过去，但篱笆太宽，跳不过去；你也不想钻过去，不想让那些 厘米长、尖利如针的刺扎在身上，所以你就沿着篱笆跑，希望能找条路穿过去。你看到了一个洞口，于是朝里钻，突然你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头穿过去了，可是脖子却给铁丝死死地勒住了，你越使劲挣，它勒得越紧。你挣扎，扭动着身子，铁丝就越勒越深，直到勒出血来，被血腥味引来的食肉兽就会把你活生生地吃掉。”

“如果我被吃掉，那偷猎者不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吗？”

“啊，不，他们会得到的。如果你是一头大象，他们要的是你的牙，或许还要你的脚做成废纸篓，也可能还要你的尾巴，好卖去当拂尘。其他野兽是不会吃这些部分的。这样，野兽得一顿美餐，偷猎匪徒得其他部分，双方都心满意足。”

现在他们正朝着蒺藜篱笆急速下降。

“你想干什么？”哈尔问道。

“我想吓唬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巢已经被发现了。有时候这样来一下也可以使他们滚蛋，当然，也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们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人少得可怜。但是他们不知道，明天，我们就要增加 [illegible] 个人了——你们的人。我们明天到这儿来，全体出动，要出其不意，打他们个灵魂出窍。嗯，现在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陷阱线。”

飞机往下滑了一点，篱笆的一端正好在飞机下方。兄弟俩朝下一看，发现几乎每一个洞口都夹住了一只野兽。有的静静地吊在那里，毫无声息；有的还在拼命挣扎，透过飞机的轰鸣还可以听到它们的嘶叫声。成群的鬣狗、豺、野狗正在大享口福。可以听得到鬣狗奇怪的“笑”声、野狗的狂吠、豺的叫声，偶尔还会听到豹子和狮子的吼声。

为了让兄弟俩看得更清楚，队长把速度降到每小时 [illegible] 公里，鹳式飞机放下襟翼后，以这种缓慢的速度可以飞得相当好，虽然它平常的速度可达每小时 [illegible] 公里。

可以看到偷猎匪徒在树林里搭的临时小棚了，克罗斯比从 [illegible] 米的空中仔细地审视着偷猎者的营地。“比我想的要大。”他说道。

突然，树林里冲出了一群人，手里都拿着弓和梭镖，一排镖和箭射向了小飞机。

如果这是一架普通的飞机，这些雨点般射在机身底部的镖和箭一点用也没有，但鹳式飞机的机舱是一个密闭的有机玻璃罩，舱罩在机身底部甚至还向内弯进少许，这是为了方便机内人员，可以直接观察地面情况。这对于增大能见度无疑是很理想的，但就是易于遭到地面炮火的攻击。

克罗斯比的手握着操纵杆，因此他的肘部刚好搁在有机玻璃罩的突出部上。突然，他轻轻地“哎哟”了一声，手臂猛地朝里一缩。他把刚才外侧的手臂垂了下来，而改用另一只手握着操纵杆，为的是不让哈尔看到那只手臂的情况。他猛地加大油门，把飞机拉了起来，远远离开地面的射击，然后拉平，直朝凯坦尼狩猎旅店飞去。

3摇与死神赛跑

哈尔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坐在队长后面的罗杰看到一支黑箭射中了队长手臂肘弯上去一点的地方，箭头射穿了手臂，在另一侧露了出来。

“哈尔，你看！他的手臂……”罗杰喊着。

哈尔朝前弯下身子，看到了队长想藏住的手臂及黑箭。

“现在还不要紧，”克罗斯比说，“关键是在我昏倒之前把你们送到营地。”

“你认为这是毒箭？”

“可能。”

哈尔仔细地看着箭头，看看上边是否有黑色的胶状物，那是用剧毒的木苷树熬出来的毒药。

“上面除了你的血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在箭头部分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他们不把毒药敷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可能扎着他们自己，一个成天在丛林中跑来跑去的人，背着一大筒毒箭，带毒的箭头朝上竖着，这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伙伴都非常危险。”

“那他们把毒药涂在哪一部分呢？”

“箭杆，紧挨着箭头的地方。”

“那一部分正扎在你的手臂里，我们是否应该尽快把它拔

出来？”

“你够不着。”的确如此。前边的两个座位相隔几十厘米，哈尔要够到队长受伤的靠外侧的手臂，就一定会妨碍飞机的驾驶。

“我够得着，”罗杰说，“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哈尔想，箭头是带倒钩的，“不要朝后拔，试试先把箭头折断，然后把箭杆拔出来。”

罗杰朝驾驶座的椅背上俯下身子，抓住箭头，拼命想把它折断，但这木头非常硬。他使出了更大的劲儿，啪——带倒钩的箭头终于断了。他累得满头大汗，双手沾满了鲜血，还有点晕——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想到队长受了多大的痛苦。克罗斯比一声不哼。

现在是手术中最疼的时候了，罗杰希望他的病人能少受点罪，他估计猛一使劲就可以把箭杆拔出来。他双手紧握箭杆，咬着牙，使劲往后一拽。箭杆卡得那么紧，连飞机也给拽得摇晃起来，克罗斯比立刻把它控制住。

“一定是卡在骨头和肌肉之间了，”哈尔说，“再来一下吧！”

罗杰以前曾有过想当外科医生的念头，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只见他全身大汗淋漓，这倒不是因为肯尼亚这个国家正在赤道上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动作会给队长带来剜心般的疼痛。他再次用沾满血的双手紧握住箭杆，使出全身的劲儿猛地一拉，不成功。

他把箭杆上下晃动，想把伤口弄大一点，他知道这一定疼得要命，但没有别的办法。又拽了一次，箭杆终于被拔出来了。

克罗斯比队长张开了紧闭着的嘴。罗杰想，他一定会大吼一声“你这个笨蛋”，然而队长却说道：“能干的孩子！”

“把箭杆给我！”哈尔接过箭杆，查看刚才扎在肉里的那一段，透过血渍，他还是看到了一点黑色的胶状物体。

“我看就是那个东西。”

队长的吉凶如何？他可能活下去，也可能死掉。哈尔过去曾经看到过非洲人炮制这种毒药。他们自己也怕得要死，非常小心，一小点儿也不敢沾到身上。他们要到树林里熬煮，而不在村子里——因为那样太危险了，毒液可能会溅到身上，如果皮肤上有哪怕是一点点伤痕，即使只有针尖那么大，毒药也会进入身体。

结果如何？这就得看毒药的药劲如何以及中毒的人身体能忍受的程度如何。一个孩子几分钟之内就可能死掉，一个妇女可能在被抬回村子的百余米的途中死去，而另一个可能是 [illegible]分钟以后才死。哈尔曾听说一个男人 [illegible]小时之后才死；而另一个体格强健的人被敌对部落的人射中之后，昏迷了两个小时又活过来了。

毒药新鲜与否，其药力也有区别。如果新鲜，那会立刻见效；如果涂在箭上已经很多天，发干了，还蒙上灰尘，就可能不那么致命。

克罗斯比队长倒在了操纵杆上，操纵杆被撞到了前边的位置。顷刻之间，飞机急转成螺旋状，朝地面冲去。哈尔抓住他前面的那根操纵杆，试图朝后拉，但拉不起来——队长全身都压在了操纵杆上，他太重了。

地面以吓人的速度朝飞机扑来，哈尔大声喊着罗杰：“把他拉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